

二
林
居
集

二林居集卷九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跋尾三

廣存齋先生手書周忠介公神道碑跋

鄭所南一腔忠憤薄雲霄。貫日月而生。平嗜餐梅。嘗夢登玉真峯頂。得古梅樹。大百圍。筇徑半尺。方盛開。摘而食之。齒鍊爲丹。鼻舌毛孔。迸散香霧。天光粲發。其心忽空。自爲記如此。石齋先生其後。身與讀此文。忠憤既絕。類所南而行。畫間又都作古梅香氣。殆若引我于玉真峯頂矣。前詩意有未盡。因推論之時。方奉先府君諱齋居文星閣僧舍。距題詩之歲。忽已四年矣。偶意文信國句云。功名幾滅性。忠孝太勞生。

周復斯卷彌增慨息。鑪香一炷。回向蓮池。爲先生消此公案。可也。

跋三近堂講義冊

石齋先生自粵戍召還。以病乞歸。在崇禎十五年。安居講習者。且二載。子嘗得先生元日同諸子作詩卷。有句云。崔徐窮巷外。樂管古人前。又云。一室千峯入。微言天下聞。朋來之樂。情見乎詞。然不知所謂諸子者何人也。今觀三近堂講義。則有呂而遠。楊玉辰。皆先生講會中人。也。其所言伊尹事業功名。下手處。只是覺知一路。若無覺知一路。大家厮般。只是龍血玄黃耳。所謂微言者。非邪具此心。眼彼崔徐管樂。不免望洋向若而驚矣。先生手書其文。殆非偶然。心畫梭梭。具有冰

霜之色。展讀再三。頰首至地。謹題數語于後。屬者爲趙舍人
億孫。

跋文休承盤谷圖卷

韓退之送李愿敘其所稱大丈夫者。乃流俗之卑論云耳。孟
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昔之人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其趣各殊。
要未有無得于道。而可稱大丈夫者。欲求有得于道。不及汲
焉。性命之憂。而唯取舍于喧寂之間。吾知其非孟子之學矣。
雖然。古固有龍德而隱者。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
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四子之子。

道視孟子所傳未知何如要其人自有超然喧寂之表者不然其遂能喪堯之天下乎哉烏呼如斯人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左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撫斯圖也庶幾旦莫遇之

題張君度秋山卷

子頃在京師于一友人寓館見張君度所畫輞川圖欲得之以酬價過廉爲一顯者奪去時往來于心不能釋今二十餘年矣禪關寂歷忽有以此卷見投者乃君度在楞伽所作秋山圖也楞伽之與輞川其勝劣未可知然予聞品畫者神肖爲上貌肖次之此之所作殊與楞伽不相似其亦有取神而遺貌者邪誠得其神矣吾安知輞川之爲輞川楞伽之爲楞

伽也。吾又安知輞川之不爲楞伽。楞伽之不爲輞川也。夫楞伽輞川同一意造。以意造名。以名召境。了境不住。僅有其名。了名非真。唯是其意。了意無作。忽契本空。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其本空之謂乎。

跋董思翁評文卷

思翁行草書。如鳥飛空而不住。空如月度水而不到。水一行如一字。一字如一畫。而其閒低昂起伏百折千回。變化無盡。是有天焉。不可以貌爲也。世之僞思翁者。日出思翁之真。幾不可見。得吾說而求之。見峴雪消。莫得而遁焉。如此卷評文語。雖無款識。淺知非思翁不能作。亦以其有不容僞者而已矣。

俟齋徐先生手帖跋

俟齋徐先生書瘦硬通神如傲雪老梅屈折蕭疏生意自足此冊乃徐先生與外甥吳超士手帖吳君之子穆少彙而藏之者也後附水樵子會約一通邀諸朋好贖金就俟齋爲繼粟計而懼傷其廉也則索徐先生作畫以償之噫諸君之諛篤矣徐先生之行亦苦矣予嘗兩得徐先生畫一畫山水一畫散筭天女俱翛然拔俗觀會約所云徐先生畫在當日已爲人寶貴如此君子固多能乎抑其可愛而傳者又不獨在區區筆墨間邪識者辨之

柏廬朱先生字冊跋

柏廬先生平生論學一以主敬爲程嘗與徐昭法劇論其指

月照澂潭雪消春領語其境界不是過也此冊書孝經西銘
卽繼以敬齋箴其示人之指切矣至其心畫端嚴亦臨亦係
誠之不可揜如此學者卽此而求之亦可曉然于本末之辨
矣

彭氏先賢遺墨卷跋

予先世自清江來以武功隸衛籍四傳至南窗公耆年高
行能文章所著書今不傳傳者獨題兩先人畫像數行而已
南窗公仲弟西枝公始成進士其文墨亦不數見此卷所登
乃其僅存者自南窗公以下再傳爲蓼蔚公三傳爲
敬輿公所爲書俱天真自然風流蕩往至一庵公止庵
公平生提倡正學不以書自見然一庵公書頗類柳誠縣

止庵公書又頗類虞伯施顏清臣。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矣。先尚書公書從歐陽信本出，骨重神寒，清廟器其斯之。謂與西枝公有子曰隆池山樵，居隱不仕，工詩最能書。其篇翰世多有之，再傳爲雲母山人，善八分。予嘗得其聯語十字，莊爲一軸，別有千文石刻，已殘缺而南窗公季子左峯公善學。窠書左峯之孫毓真公工楷書，通篆隸。毓真公子蒼侯公亦善書，自左峯公以降，其遺墨多不傳。傳者才十一，亦頗有漫滅可惜也。竹里老人當易代之際，有高節，與金孝章鄭士敬齊名。其書得晉人遺法，予從老父元孫秋士翁乞得遺書數幅，此其一也。憶書之爲技末矣，然而神明之清濁，心術之邪正，骨氣之堅脆，往往逆露不可揜。其在先賢，雖非有繫屬，猶

將寶而傳之。況乎沿流而得原。由根而達榦者哉。頃以憂居暇日。搜取往昔所藏彙爲一卷。摩挲反覆。愜然肅然。蓋閱歲三百。閱人且十世。其詩書之澤。忠孝之風。流行推暨。以引之。勿替于此。可略徵其槩焉。爰屬友人趙彤標題其右。而自署其尾如此。

五世祖集公先生手帖跋

五世祖集公先生。在明季爲名諸生。慨然有經世志。旣遭革命。一意耽隱。老于山水之間。生平善書。其筆墨之性。蕭閒自在。稱其晚節。先生旣歿。其書傳者漸少。亾兄紹咸及兄子希韓。嘗于飛雲閣壁間。各得寫本金剛經一通。紹升亦得手札五十餘首。書法尤妙。謹莊爲一冊。卽此本是也。其中瑣屑

道家常事。慰存故舊。頗似絕不經意。而一往清妙。塵氣都盡。豈不以其入哉。吾家子姓其善守之。

蘇州明賢畫像目錄跋

明賢圖像。扞自弇洲王先生。凡一百有十人。繫以傳贊。我朝康熙初。張君永暉得王氏殘本。重加摹繪。益事搜訪。得二百二十餘人。屬諸故老。若金孝章。鄭士敬。文端文。徐武子。朱致一。數君子。及一時名輩。各書傳贊。彙爲巨冊。其用心之勤。且厚如此也。乾隆中。沈歸愚尚書得張氏本。頗多殘失。因訪諸故舊家。屬陸子燦補其闕遺。而自題其後。尚書既歿。中遭事故。其本流落闒闚。予以制錢十五貫得之。察其款識。出自張氏者百四十六幅。出自沈氏者三十七幅。其中多有蟲

餘或有圖無錄因請于大人爲題數幅其它則與宗老秋士及諸朋好共成之次其先後付工莊表合之得百八十三人視完本則已殺四十許人矣以府志攷之閒有名迹著聞風采輝映而此圖闕焉豈卽在此四十許人之列邪抑其像故不可得而圖邪顧是冊卽非張氏完本視王氏本則數已過之爰爲目錄詒諸後人覽是冊者其亦有慨然而興尚友之思者乎

題胡曉山先生科試卷後

文有佳惡而得失因之夫得失之數果有定乎無定乎以爲有定而佳者未必得惡者未必失也以爲無定而佳者未始不得惡者未始不失也君子道其常則以爲有定者近之矣

昔左忠毅丞督學京畿得史道鄰卷手署第一謂它日繼吾志事者此生也近者方望谿佐督學試江陰識楊賓實卷謂闔郡無與儔遂有意其爲人而二子卒爲世名臣是則知言之功又曷可少哉夏邑胡曉山先生以科試文見知于漳浦蔡公擢第一閱四十年令嗣鑒泉官蘇州太守檢故篋中得先生手稟適蔡公以大學士假還過蘇應太守請題其後裝成一卷先生旣以文雄諸生不幸早逝不得奮身當涂與古名臣伍卽蔡公之知先生亦弟以其一日之長而已尚能使小。人。于。沒。世。之。下。摩。挲。故。澤。慨。然。而。動。知。己。之。感。此。以。知。操。取。人。之。柄。者。其。鑒。衡。所。及。誠。不。可。以。或。苟。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太。守。能。不。忘。其。親。其。所。爲。孳。孳。夙。夜。期。與。

古名臣相追逐。而究前人未竟之施者。將必有在矣。先生又何憾乎。

蔣山堂字卷跋

山堂書品甚高。予頃至錢唐。見其爲友人所作扇頭書。心醉累日。因藉介索書得山堂書肇論二篇。予以天真野逸評之。蓋節取杜子美贈李太白語也。山堂性孤迥。家無儋石儲。未嘗干人。遇豪貴人。輒引匿。求隻字不可得。意有所適。淋漓揮灑。累巨幅不厭。人亦以此怪之。昔亾友陸佩鳴善評書。或問當代擅名書家者。誰爲第一流。佩鳴曰。擅名者都無第一流。老歿溪山古巷中者。或有之。如山堂非其人。邪。予故未識山堂。然玩其書。訪其生平行事。亦旣見其人矣。

汪氏誦先圖冊跋

元默困敦之秋。予方閉關僧舍。鑿垣以通食飲。平生親串及通家故舊。莫不望風而卻步矣。一日。按察汪公屏導從。款關相見。坐蒲團。隔垣而語。商榷身心之事。欽然其不自足也。公起家縣令。以廉能著聲。往歲任蘇松糧道。正己率屬。銳意釐剔。諸州縣凜凜就法度。二十餘年。沈痼莫解之疾。灑然其若失。誠可謂甚難希有者矣。自昔任事者。畏難苟安。則以時勢爲解。夫時勢何常之有。觀公一反手閒。其明效大驗。若此。充是心也。以往而無有。雖闕其閒者。予以整官常。激吏治。革薄俗。而反之淳。不且恢恢乎游刃有餘地哉。越翼日。公復遣使齋誦先圖冊。屬予跋。予反復周覽。知公閎闊之傳。遠有端緒。

高曾以降潛德弗光承家慶而報

國恩于是乎在矣稽古大人志士卓然樹德功于世者有本馬非襲而取之也公以欲然不自足之心反而求之順而達之吾安能測其所至哉然則往歲之事又不足爲公道矣遂書之冊尾以復于公

記一

昭文支唐鎮正修書院記

昭文支唐鎮向有社學建于舊令黎侯龍若名其堂曰正修俾支唐之學者肄業焉其後三十餘年今令太原康侯卽其地增置學舍改爲書院而仍其名一縣之士多就學其中侯爲之擇明師日有課月有攷規模制度視昔有加旣迄功介

其門生薛子家三屬紹升爲記。紹升敢申正修之義以告諸
生曰。大學之書。諸生童而習之矣。顧亦嘗反諸身心而得所
謂正修之義乎。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必先
正心。故言正修而大學之道備矣。誠意者去不正以歸于正
也。格物致知者。剖正不正之分。研正不正之幾。而後能去不
正以歸于正也。故論語言修己以安人。孟子言正己而物正
卽修卽正。卽正卽修。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夫惟不知修
身之必先正心。于是有莊子色矜于名。馳騁于文辭。糾紛于
訛說。心之錮蔽日深。存亡得失。幾不能自辨。方儼然自命爲
聖人之徒。援文牽義以自便其私。自護其疾。而固有之心不
可復問矣。亦惟不知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修身爲本。于是有

奮于才。僞于氣。鹵莽于當。幾侈張于小效。是故文具勝而刪。隱之意微。心計精而機變之巧。孰相餌以利。相傾以智。結習既成。積漸難反。由是僂巧者進而廉直者退。浮僞者庸而朴誠者去。其極也。官方敗而士習從之。士習衰而民氣應之。嗚呼。道之不明。學之不講。其爲風俗人心之憂。豈不甚哉。雖然。道不遠人。反之吾身而具足。體之吾心而無餘。諸生亦有志于斯乎。誠澹念夫身之不可不修。心之不可不正。必有事焉。循序而致功。火然泉達。日新又新。孰得而闕之。若唯佔畢之。是務以取聲譽釣名位而已。則是舉也。方恐詭吾道之隱憂。又烏當于命名之義哉。院故有田若干畝。今增置若干畝。邑人某實捐產畀之。屋凡若干楹。貯書若干卷。并附書之。使後

之人有攷焉。

重修西園文昌閣記

文昌帝君古之盡忠孝而爲神者也。其立教垂世之心。又欲胥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而胥盡乎忠孝也。天下之人。慮無不知文昌之爲神者。神則莫神于忠孝矣。人之心。卽未有不忠孝者。則天下之人。卽未始非神。而非神者。患在于私其身矣。爲臣而不私其身。謂之忠。爲子而不私其身。謂之孝。忠孝之盡。則不桎于形。塞天地。同人物。昭明爲神。是故忠孝者。神德之盛。教之至也。予讀文昌化書。大都皆忠臣孝子之事。至其條著忠孝之理。則孝經陰騭文具焉。昔者曾王父至行。感通親被訓迪。證昔所聞事。同符節。遂于葑婁之閒。飭新

文昌殿闢講堂進吾鄉士子會文其中宜究文昌立教之悃俾之知自力于臣子之事達乎忠孝之理而與斯會者蓋莫不憬然于神之所以爲神勉而求踐乎其實流風所被至今未衰也閭門外之西園舊有文昌閣歲久傾敗里人程商珍募金復之虛其堂亦將以爲會文之所旣成屬予爲之記予謂文昌之化顯晦有時而忠孝之理根于人心者固千萬年一日也知吾心之所以神則知文昌之所以神矣然則外吾心而求文昌者非也外吾心忠孝之實而求文昌者愈非也會于斯者可以穆然深思矣

近取堂記

予年二十餘矜尚氣節嘗與亾友薛家三言志願得爲

朝廷諫官。忼慨論世間利病。卽遇挫折不悔。而頗欲使天下之士慕義無窮也。家三日。吾之志異。于是願得負郭田數百畝。與九族共之。以餘財推之于鄉里。仿東林同善會俾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其可矣。予愧其言。以爲仁人之用心。當如是久之。予幡然有志古聖人之道。立人達人之心。油然而不能已。子言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立人者。其立己之成者邪。達人者。其達己之盡者邪。人已異形。而欲則未嘗異也。豈不至近乎。然則積己成家。家一己也。積家成鄉。鄉一己也。積鄉而邑。國天下。邑國天下。一己也。豈不至近乎。而知取焉者鮮焉。夫未履其地。思任其事。未過其時。思奏其功。寧不曰。吾欲立人而達人也。役役焉。馳騫于遼闊。而其近者反。

曠而不治予以是益有味乎家三之言也乾隆三十七年里人既勑施棺局請予爲之監予慮其事之不易繼也舉一會人輸十金至百金其得千八百兩有奇將以十年爲斷取什一之息償所輸用其本買田以供用舉會之日有願勿償者得四百金時方募金開放生池建流水禪院不足取前會二百金以佐之而收其餘息給僧守院者頃之復與會友沈浴鯨謀謂古稱窮無告者惟鰥寡孤獨而孤寡較鰥獨尤窮士族之孤寡者較之小戶又甚焉遂爲會以周之三年所散者千金所周者百有三十餘家其費之所出司事者募金充之予復謀之李禹定吳崧蕃圖所以久遠者集友十餘人續舉一會亦以十年爲斷釀金五千金其法略如前會而稍加其

息會集長州學宮之東文星閣子顏其堂曰近取亦猶行家三之志也然自三四年來家三教授于外凡子所行事不獲與家三共之及家三自沂州歸歸一月而歿悲夫家三之言子既用之鄉遂欲用之家閒嘗請于大人及諸父諸兄舉千金之會將益廣之置義田然則家三之志我爲之與家三爲之果有異乎哉爰記其顛末以道家三之志及予所感發于家三者欲吾同儕廣而緜之至于無窮亦家三之欲也

江西新城縣中田廣仁莊記

予與江西新城魯絜非交絜非爲述其姻陳君兄弟積而能施自其先人凝齋先生嘗積穀三千石遇歲饑減價糶糶已買新穀補之積三十餘年至君兄弟欲益衍先人之澤乃以

所積穀推而出之爲鄉人倡于是鄉人相率捐穀易金千餘兩共建一倉而陳君兄弟更捐田數百畝歲收其入以代匱推其贏視鄉之鰥寡孤獨廢疾者周之其死無以斂者予之錢以斂無以葬者藏之義冢復推其贏視耕牛老疾者量其大小予主者以植禁不得殺俟其斃而埋之其法蓋本之其鄉先賢鄧潛谷而加詳焉莊成命之曰廣仁于是中田之鄉生者有養死者有歸物靡不得其所矣予嘗論

國家休養百餘年所以利斯民者謀之至纖悉也常平社倉之設所在有之顧其利之及民與否未易言也以吾蘇言之比年穀貴有司出常平粟率紅腐莫有糴者私家糴則爭趨之何哉社倉之長拙者坐困于誅求黠者且徵貴賤權子母

而以其羨爲官費而民曾不得貸焉何哉豈不以官之與民其勢闊其形睽勢闊而形睽故其情不能以自達彼其所爲利之者徒文具焉耳而有司者未盡知之也且以在官者之爲利也故自數年以來凡養老育嬰葬埋諸局吾鄉諸耆舊竭心畢力而成之者一旦悉舉而籍諸官于是歲收所入取什三四以饜吏胥猶苦不足而其利之及民者日鮮矣古者司徒之擾民旣以休息六養之以荒政十有二聚之又必施之教法比使相保閭使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闕鄉使相賓其亦以官之利之不若民之自爲利之民之自爲利之又。不若民之相爲利之也陳君兄弟與其鄉之人共爲此舉由其法可以相利于無窮爲有司者惟當戒之勸之俾

勿壞且使吾境內之民觀感則效之其可矣而忍奪而籍諸官也哉陳君兄弟皆官清要其鄉諸君子亦多讀書奮迹仕宦其出而臨政必將有以利吾民吾願諸君以其行于鄉者達之天下以裕民財以善民俗以推宣

聖天子煦嫗斯民之至意而益衍先賢之澤于無窮其仁之廣又何如也莊中出內規制別有記予特推究夫利民之實俾後之圖利民者知所攷鑒焉

洞庭東山席氏祠堂記

席君翰邦構家祠于洞庭東山之安仁里祀其高祖以降凡四世既成而自述其緣起曰此非小子彬之能也先人之志也蓋自我曾大父涵碧府君宅于茲也積有年所平生忠實

不虞人欺。一族人挾府君資以賈而詭言失利。如是者再。府君鬻居償所負已。而其人謀漸洩。府君置勿校。暨我祖我父。欲恢其舊。而格于事勢。常隱恫于厥心。及彬之生。賴先人餘蔭。得以無飢寒之憂。積銖累寸。終克反其故宅。益擴而新之。幸克藉手以竟先人未償之志。而終以慰府君不報之施。然則斯祠之作。其可緩乎。遂介其友人請予爲之記。予慨然而歎曰。烏呼。是可以觀天道矣。予讀易至復姤之際。未嘗不悚然于君子慎微之學焉。一陽在下。于卦爲復。于時爲冬。仲萬物之生機未遂也。進而爲臨。爲泰。又進而爲大壯。爲夬。爲乾。于是百卉昌。潛魚躍。候蟲鳴。而生理暢焉。皆此一陽爲之兆也。一陰在下。于卦爲姤。于時爲夏。仲萬物之生機未闕也。進

之爲遯爲否。又進之爲觀爲剝爲坤。于是木葉零。堅冰至。羣動蟄。皆此一陰爲之兆也。故君子之于善也。常不忽于其微。而其于惡也。必制之于始。其不忽于微也。故人之視之。泯泯焉。已爾。默默焉。已爾。誠不知其操于獨者。有甚危焉。而不敢易也。其接于人者。有甚畏焉。而不敢先也。是其善也。得不日積乎。其制惡也。絕其根。而不使有芽之萌也。澂其原。而不使有波之濫也。是其惡也。得不日損乎。惟天之于人。也。視其善惡之差數。而禍與福迭消長焉。如持權衡以稱物。初未嘗適輕適重于其閒。然而遲速之不均也。顯晦之有時也。此又人事之適然。而天所以陰隲斯民。相協厥居者。固千萬年而未始或忒也。觀于席君之所述。其先人能以忠實自存于心。而

不校目前之得失如一陽之在下純純縣縣固結而弗解暨子若孫推衍遺緒浸熾浸昌及君之身遂克復其故業而妥侑其先靈其不爲泰之三乎雖然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易之示戒渙矣是空益廣先人之志盡爲善之實而洩去夫爲惡之機遏絕羣陰馴至于六陽而不息然則天之報之者吾知其日引月長而未有艾也于其請也遂書而爲之記

木瀆朱氏義田記

木瀆朱君蓉圃宦成而歸推所有建宗祠置義田百畝自五世祖以下支屬之窮無告者歲有給焉曰吾鄉先賢范氏申氏之澤長矣誰非子孫而視服屬如涂人其何以爲祖宗地

雖然吾力薄茲且爲之兆繼自今有能推而大之田益廣澤益周范氏申氏其可追也事旣成爰介其從子福沅屬予以記子方爲吾宗謀義田家大人首捐田以倡遂請于族父昆弟出金權子母計十餘年可置田二百畝而竊喜朱君之有同志也雖然予之爲此也以眾力而朱君以獨力獨與眾其難易較然矣旣其成也則朱君視予乃獨易何也夫難易之數誠有不專視乎其力者邪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念也者力之母也朱君念之矣其成之易曷足怪乎

重修醫學四聖廟記

昔人有言吾終身戴天而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而不知地之厚也豈惟天地哉古者帝王後先述作窮濼洞微旣克

自盡其性因而經緯五行宰制萬物使天下之人莫不各盡其性其道行乎一時而其功被于萬世然而天下之人往往享其利而不知其所由然習而忘焉者皆是也若夫巫祝之守城隍里社之神祈禳者踵接豈非功之近而小者易見其遠而大者難知唐民之歌堯生當其時且以爲帝力于我何有況其狂千百世下哉雖然此特未明乎報本反始之義爾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繫易必推本于伏羲神農黃帝劉子之觀維汭也曰微禹吾其魚乎後之人讀易春秋者亦嘗隱然動于其心乎故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自元以來郡國醫學得祀伏羲神農黃帝謂之醫王廟亦謂之三皇廟我

朝因之康熙中蘇州醫學諸生以三皇無專祠請于有司卽
禹廟合祀四聖而以岐伯諸臣祔積數十年廟圯弗治徐君
步安倡諸同學共捐金錢若干經始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一
月越明年十月落成規模粲然有恢其舊已而具其顛末屬
予爲之記。夫四聖之功與天地並與生人相終始豈獨醫者
所宜祀然卽以醫論演圖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醫
之原也述素問辨本艸醫之方也地平天成辨五土殖五穀
醫之輔也微四聖則此道之熄也久矣徐君之亟亟于是舉
也其明于報本反始之義者乎入是廟者卽小以見大自近
而及遠當知由四聖之教不獨治人之身病而已又能治人
之心病焉而欲治人之心病者必先自治其心始何以治之

其亦淡。究于孔子繫易之文。反之演圖畫卦之先。而默契夫古帝王述作之旨。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然則吾心之病。愈而天下人之心。病無弗愈。其爲報本反始也。豈不大哉。

重修盤門雙忠祠記

予觀建炎之事。宋之不亾者幸哉。方金兵破揚州。于時高宗駐平江。去敵尚遠。平江固可守也。蹙蹙焉去之。臨安而越。而明不暇一夕息已。而敵破建康。道廣德。趨臨安。由越入明。縱掠海上。而歸。使其時平江諸將帥以勁旅。遏其衝。俾隻輪不反。無難者。奈何兵不戰而潰。城不攻而下。坐使五十萬人。并命于鋒刃。而莫之救。相傳金兵自盤門入。有二士者。拒敵于門外。一歿于陳。一歿于水。而盤門破矣。烏呼。彼守城者。或則

侍郎或則宣撫使。非不顯且要也。委而去之。若棄涕唾而獨遺二士者。以殉國之烈。此不可爲發憤而浹痛者哉。然自二士之歿。里人神而祀之。迄今六百餘年。而靈爽益著。二士俱汴人。從高宗南渡。守平江。其一劉姓。館名蓋。歿于陳者也。其一張姓。鼈名。蓋歿于水者也。祠有明永樂中俞禎碑。以鼈爲順國明王。職天壇。傳奏司。以鼈爲順濟龍王。職盤谿守禦司。其封爵莫知何昉。要其來也。則遠矣。近者祠久不修。里人醵金千兩。新其堂宇。旣成。屬予記。祠在盤門外靈巖鄉。俗名雙土地祠。予更之曰雙忠。夫其忠也。乃其所以自神也。遂書而記之。

昨八日所讀此非

二林居集卷九

終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社稷
陳墓新建文昌祠記

日月星山川社稷五行五祀其主者爲神其神或顯或晦或後先更代見于傳記者昭昭矣若農若棄若后土則社稷之主也若申若甫則山川之神也若重若該若修若熙若率若句龍則五行之祀也若闕伯若實沈則商參之主也古未有有其祀無其神者文昌祀載于周官所謂司中司命是也今主之者在周爲張仲事具文昌化書蓋仲自周以降更二千年往往爲山川之神至唐而始主文昌越宋之南而位號

益顯其間高舉升降莫不稟承帝命而一視其功德以爲差。是知易言吉凶詩言陟降書言影響必且合幽明上下終始。爲權衡而廓然于耳目覩聞之表然後天道章神理炳善者。知勸而惡者知懲此文昌神道設教之大旨也祀文昌者徧。天下而儒衣冠者以其說近道士家言類疑信雜糅其亦不。致于古不究于其義者與元和崑山之界有地名陳墓者舊。有通神道院院東南爲蓮池僧舍乾隆九年里人始建文昌。閣于院中閱數年尋圯三十七年秋復建新閣于池上累爲。三重閱三歲乃成費白金八百兩有奇張生觀瀾屬予以記。紹升先世自曾大父以來奉文昌之教最篤其感應之機。陰隲之旨載于心懺質神錄足與化書相發明蓋其始教不。

外乎使人遷善而易惡。其既也。必以知命達天爲究竟。以是通乎易詩書之訓。與古聖人立教之心。無豪髮之間。而非後世道士家言所能附會也。傳曰。黍稷匪馨。明德惟馨。入是閤者。誠憬然于文昌設教之旨。孳孳焉求有以盡之。則其所以交乎神者。豈徒考鐘鼓陳俎豆而已哉。予旣志其始末。而竊喜是舉之有合乎古也。爰徵其義以告其人焉。

仲舅光祿公葬記

乾隆四十八年冬十二月乙丑。舅氏光祿公旣卒之五年。始克葬于吳縣幞山之蔡家場。而以配潘恭人。耐時嗣子係邦游太學未還。不克具墓石。甥紹升謹次公始末爲之記。記曰。公姓宋。諱宗元。字魯儒。世爲長洲人。曾祖諱之炘。歲貢生。贈

奉政大夫祖諱德受。需次都司。斷事父諱匡業。字鼎來。需次州同知。兩世俱贈中憲大夫。母陳太恭人。生子五公。其仲也。公性開蕩。脫略繩檢。好聲色。而疏于財。樂赴人之急。故自公宦達。而兩弟俱得官。州縣族中子弟。援而進者。不可枚數也。初舉乾隆三年。順天鄉試。納貲爲知縣。授成安。移良鄉。遷知薊州。再遷。知保定府。晉天津道。移清河。嘗是時。畿輔歲有大繇役。悃悞之吏。日誦而公獨以才見知。閒值盤錯。同官袖手愕眙。公從容奏刀。書然開解。亦善飾宮館。治郵傳。購金玉器物。古今圖畫。丹碧煥爛。歲時通殷勤。以是上官益向之。總督方公與爲昏姻。諸僚屬趨走恐後。公家舊臨葑谿。至是別起第于網師巷。濬池。疊石臺。樹崇麗。以太恭人年老乞歸。日設

歛張伎履，絢交錯，填塞家術。暇則集諸文士，箋詩譜，聲韻，裝續故事，成書滿篋。居數年而太恭人卒，既免喪，再出補天津道。時方公已卽世，繼者要公重賂，不得密奏。公前家居，頗橫請案問，賴

上察其誣，得解尋

召入爲光祿少卿，以扈從熱河得痺疾，自免歸。既抵家，則勑義莊合田十四頃，金累萬，悉隸于莊，與族人共而歲收其贏，備私用。居四年，疾甚，漸不省事。嗣子保邦慮莊費無節，固請覈前制，始定莊田爲三百畝，弟三人各授田百畝，兒子寧邦幼，長子公早夭，遺所後孤，與保邦各授四百畝，弟太學公旣沒，業頗饒。妾周氏讓所授田入莊，并爲四百畝。公卒以乾隆

四十四年五月壬子年七十自公病篤時有妾叛去既卒遭
姦人構訟反覆係邦懦弱不能支不五六年罄所遺金以半
宅鬻它姓而田亦席賣盡矣惟莊田四百畝如故其葬也族
人清原董其役質莊屋數間停族屬月廩者二歲乃集事烏
呼傷哉初吾母在時家用乏輒從公假貸累金數百已而
吾母歿公置弗復問及是紹升與執紼出百金爲助而請
母停族屬之廩以究公之澤俯仰盛衰百感橫集矣雖然公
其可無恨彼厚自封殖鯁鯁焉爲子孫計者其又能久而不
散耶而公則遠矣

光祿公勗義莊規制甚宏遠後雖更變其任恤之澤未嘗
不在族黨間紹升久欲書其事以白公之志于無窮茲故

于其葬也發之記中敘公行蹟終之以苦空無常之愐回
向真如法界卽此當瑜伽佛事可也公而有靈其亦鑒此
誠邪

彭氏潤族田記

彭氏之有潤族田也于今二十年矣自先尚書公捐田十
畝以倡族父兄弟繼捐金百五十兩買田十餘畝遂再舉千
金之會收其歲息還諸族人而以其餘置田十餘年閒積至
二百畝尚書公旣卽世紹升集數年所得之息復增置田
一百餘畝請于有司造冊立案族人之無田者子之粟皆嫁
喪葬子之錢老者病者鰥寡孤獨之無告者錢粟兼之視范
文正義田之制雖廣狹有殊亦漸可仰而企焉矣其不名義

田者何也。蓋嘗權夫子受之分矣。彼羣而矜之曰義者。事必逾乎常格。情必溢于常分。其施者往往出于獨力之所成。其受者又往往出于願望所不及。若其在家庭骨肉間。同心并力。有無相通。習而安焉。不名曰義者。謂適如其分云爾。今以富者之所餘。均之貧乏。以族人之所殖。畀諸族人。亦猶一門之中。交相裒益。畛域胥泯。而何義之有。雖然。洞酌彼行。滌挹彼注。茲可以餅餌名之曰潤。其庶幾乎願我彭氏後嗣子孫。克廣德心。日增歲益。由此三百餘畝。而擴至千畝。由千畝而擴至數千畝。俾諸族人。俯有拾仰。有取生理。既充善芽。畢達涵泳。乎詩書之澤。浸淫乎仁讓之休。若陰雨之膏。黍苗秋水之灌。河伯其爲潤也。豈有厓哉。爰書而文之。碑冀有慰予之

望者

平糶記

乾隆五十八年春江東大雨水麥盡爛入夏雨如故禾不得插米價騰踊每一石至三千錢予從湖上還家會公私所儲得五百石每一升減錢六合減三十萬錢盡散諸糶者始五月乙卯迄六月辛卯晦凡三旬有七日先是平糶者三來者無問近遠輒填塞街巷彊者累數升不止弱者多空手去予心病焉至是畫界為限東以城橋為界南以城為界西以新造橋直南為界北以吳衙場為界除諸大戶市廛外合計五百家家子一票按票給米日以三升為率率事無譁者程子有言韓信多多益善只在分數明予觀平糶一事信乎分數

之不可忽矣。而惜乎予力之止于此也。使得百萬粟以均諸閩郡。豈不悽哉。

碑

卓行碑

金匱梅里黃氏年十九歸里人吳德星之子希言。德星性疏曠不治生。黃倚姑以績織爲活。三年生一子。越三月希言歿。而子亦殤。姑以哭子及孫相繼歿。當是時黃年方二十二。德星累遭喪。益困。益自放。不顧家。黃旣治斂畢。仰天哭曰。烏呼。吳氏之祀斬矣。雖然翁在可爲也。則盡席賣嫁時簪珥衣被。買妾進之。妾入門有身。甫五月而翁又歿。黃治斂畢。復仰天哭曰。烏呼。天尚憫予志。願以男界吳氏。彌月妾生子男也。黃

大喜告于翁主名之曰鑄居三月妾委兒以去黃自兒媿後乳絕。潼已二年矣日抱鑄于懷哺以糜嘍則以乳就之。仝何而潼忽生黃復大喜曰今知天之不絕吳氏也終乳之鑄年七歲將入學或以無錢難之黃曰屋可賣也人不讀書豚犬耳鑄學五年賣屋五間錢易者吳氏之戚也館鑄于家資之學既冠通文理爲童子師黃乃以乾隆三十四年買地陽山之西葬其舅姑及夫之喪旋爲鑄納婦而黃年垂五十矣易之族子俊選爲黃立傳予讀之斂容歎曰嗚呼黃氏一女子耳使吳氏之嗣既絕而復延使鑄也瀕歿而不死于翁爲忠臣爲孝子予希言爲貞婦于鑄爲慈母出孤力冒九歿肩五倫完獨志冊書所傳觀記所及如斯人者豈不卓哉于是揭

而文之碑銘曰。山可夷。海可竭。純厥志兮。不可奪。杵臼程嬰此其匹。

孝烈碑

夫猗蘭懷芳。經霜彌酷。枯桐含音。入火斯奮。依古汗素。緬厥純懿。其有捐頂踵而不辭。衽金革而無避者。命之窮矣。行實奇哉。孝烈女者。蘇州彭廷光之女子子也。幼服內則。長秉師氏。繽紛佩環。委蛇鞞悅。好靜不嬉。處勞若逸。德比溫玉。年如舜等。問名知歸。愆期有待。逮茲旻秋。乃遵父疾。崦嵫欲莫。桑榆難留。耆龜既賦。工祝告瘁。女欲以人勝天。以力衡命。獨夜誓心。經時蓬首。剜肉作羹。裹創進藥。其如大山著錄。鬼伯聚斂。飄風葉落。晨露薤稀。女乃呼號。交手蒼黃。視飯牽衣。慟絕。

猶。期。再。生。撫。棺。淚。盡。惟。餘。一。死。然。猶。愴。懷。離。裏。悲。戀。含。飴。獨。
行。易。洩。兩。心。誰。從。終。乃。揮。刃。絕。脰。濺。血。漬。衣。魂。招。不。來。尸。僵。
猶。立。于。時。寒。雲。障。天。初。日。殷。樹。駢。集。里。閭。驚。動。都。邑。悍。子。失。
聲。薄。夫。掩。泣。曾。不。指。顧。已。徧。觀。聽。是。惟。乾。隆。二。十。五。年。十。一。
月。壬。寅。也。烏。呼。昔。之。琴。鼓。漆。室。履。浮。梅。根。巴。郡。自。沈。鄱。水。走。
哭。竝。果。茲。烈。心。軼。乃。庸。德。或。事。垂。冊。書。或。名。勒。金。石。卓。爾。茂。
質。高。蹈。前。矩。顧。使。青。雲。滅。景。黃。絹。韜。色。菁。萼。長。闕。幽。潛。弗。光。
不。亦。惜。乎。維。吳。舊。邦。導。風。端。委。雖。海。塵。屢。揚。而。彝。教。自。昔。式。
彼。奇。節。厲。我。廉。隅。借。曰。懦。頑。忍。無。紀。述。是。用。拙。豪。撰。德。伐。石。
表。閭。刻。劃。茲。文。照。曜。無。極。銘。曰。

生也何來我親之遺灰也何歸我親之依孰灰孰生吾知有

二木
卷十
親上天入地如影隨身。血流于齒。刃猶在握。嗟哉斯人。一往不復。高門峩峩。白日晝耀。勒此銘辭。庶以教孝。

南園放生池碑

蘇州古澤國也。環州之水。其大者爲江。爲湖。小者爲瀆。爲港。爲谿。至不可悉數。凡水居諸眾生。若巨若細。以蕃以育。空無所不容。然而取之者曰斲。操之者曰蹙。環而顧焉。幾一鱗一介之安其居而樂其生也。難矣。哀哉。于是吾黨諸賢。發慈悲心。依菩薩行。旣月舉放生會。遂因園爲池。與之安宅。延僧守之。取流水長者救魚故事。顏其所曰流水禪居。俾諸眾生永斷殺因。克遂生性。不離方隅。如縱大壑。沐日浴月。騰波躍雲。樂我太平。長爾孫子。洋洋乎聖人之道。皞皞乎王者之風。觀

于此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知歸學人與是勝緣合掌贊歎爲之銘曰。

天生萬族。既奠厥居。鳥有山林。魚有江湖。各靖封疆。罔相凌轢。保合太和。與天無極。人爲物靈。胡不自思。弱肉彊食。安知是非。靜觀本來。何人何物。在宥天下。清寧合一。習心所錮。殺業熾然。弋靡餘林。網無遺川。嗟爾人斯。孰不惡歎。棘苴刺身。呼痛曷已。縱爾口腹。烹肥擊鮮。刀砧所過。黑眚彌天。勿謂是魚。其形甚細。苟含生性。天地同氣。爾食是魚。傷天地根。曾不自覺。爾心則昏。爾有室家。魚有妻子。相啣相濡。至于沒齒。易刀而殺。遲速惟均。爾不變魚。胡不變身。嗟爾人斯。夢夢三世。智眼觀之。通一無二。流離太子。昔爲人漁。魚化爲王。殺人如

魚是業所成。如轆轤轉易危。履霜由不早辨。佛言孔言異口。同音大德曰。生孔心。佛心救物之生。戒爾之殺。以生止殺。是對治法。無我無物。當生不生。我生物生。同歸覺城。

彭氏放生池碑

乾隆十七年。大人督學浙江。過里居。命兒子紹謙等。規舍後隙地爲園。因其窪爲池。池廣可半畝。植以荷。稍畜鯽鯉諸魚。其後數年。紹升讀書園中。又時買市上魚。縱之。玩其泳游。以爲樂。積二十餘年。池中魚日充。仞而吾家服屬子。姓其生長于二十餘年。間者且不下三十許人。承天地之施。沐太平之化。我生物生。非彼非此。日引月長。竝育無害。紹升于是請于大人。立碑池上。顏曰放生池。爰爲之銘。以示我後人。銘

曰。池。魚。索。索。彭。氏。落。落。池。魚。烝。烝。彭。氏。繩。繩。

繼善堂碑

者惟
二沙
信佛

儒言性善。佛言性空。道儒佛者。取善則窒空。取空則廢善。兩者常交相盪也。夫性本空。非佛之能空之也。性本善。非儒之能善之也。惟空故善。太虛之中。日月寒暑迭推迭嬗。而不相天闕也。水火金木川陸飛行。竝遂竝生。而不相陵滅也。茲非其善邪。惟善故空。勳莫如堯。蕩蕩乎民無能名也。德莫如舜。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茲非其空邪。由斯以觀。孔子讓聖仁而不居。顏子之有若無。實若虛。願無伐善。無施勞。此志也是故。善不空。不足以爲善。而取空而廢善者。其失又甚焉。夫

空非可取。故語之以善而已矣。善非可取。故示之以空而已矣。謂空爲可取者。是以善之外有餘法也。有餘于善法者。是名惡。見謂善爲可取者。是以空之外有餘法也。有餘于空法者。是名邪。執惡見邪。執不可以有繼也。往往就善而失善。從空而背空。厥病均也。里人蔣雲昂。陸勝先。沈恆年。諸子皆有志于善。憫里之貧而死者。無以棺也。設施棺局。築堂曰繼善堂。在寧壽庵佛殿之左。以僧守焉。功旣成。屬予文其碑。予惟繼善之言。本之易大傳。而諸子取之。以名堂。豈不以施棺者。生于不忍之心。而成于同體之愛。得不謂善乎。卽施棺一事。設法計長久。不中輟耳。目聞見所及。無赫然露骸。與夫土親膚。衣薪以葬者。而善斯繼矣。卽施棺一事。旣善。吾同類之歿。

而吾同類之生而顛連無告者莫不思所以安全之而善斯
繼矣。夫如是物我之間暢然其無憾也。曠然其無竟闕也。不
亦善乎。物我之間暢然其無憾也。曠然其無竟闕也。又何善
之足言也。非空乎。金剛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道儒
佛者尚其淡觀之。夫苟好善而解空。蓋未有不繼者也。

墓表

閻懷庭墓表

乾隆三十年。予游京師。與萊州韓公復交。因以知青州閻懷
庭。忠信好學。與公復以志行相師友。爲書其事狀而藏之。明
年懷庭成進士官考功司主事。時予已南歸。不獲見懷庭。及
再至京師。而懷庭以病歸。歸數月而懷庭歿矣。悲夫。懷庭天

性沈毅。內行醇篤。模範遺經。動中禮法。齊魯閒言道學者。多推首懷庭。其在官。直心而行。有不可撓之力。同官者。輒指目之。而懷庭涼涼然。亦不自得也。公復知來安縣。嘗與懷庭書。自敘其所以施于民者。甚詳。予讀之。而喜。傳示寧都羅臺山臺山。以書復予。言讀公復書。愴感涕零。繼以蹈舞臺山。故嘗識公復懷庭。因盛稱懷庭志行之美。以爲

國家明德醇懿。涵濡百餘年。其徵應于士大夫者。于閭韓兩君見之矣。未幾懷庭歿。公復又罷官去。予每與臺山道之。未嘗不慨然增歎也。懷庭歿後四年。公復以書來。并示其所爲懷庭志墓之文。而屬予爲之。哀予自顧菲薄。何足以表懷庭。顧惟數年間。與懷庭慕效之誠。及與公復臺山。平昔相與論

議者不可以無述也。烏呼！君子之遇于時，其命乃在天矣。至其所以自盡者，不可得而委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壽不得而貳焉，而況出處之際乎？懷庭名循觀號伊蒿，世爲樂昌縣人，歿之年四十有五，葬營邱先人墓側，其事狀及所著書誌文詳之矣，不備著云。

韓長儒墓表

乾隆二十二年，予與韓夢周公復同舉禮部試，後八年始相見于京師，相與商所處，恨相知晚也。公復質厚而氣淳，服孝弟，忠信之訓，密志闇修，不苟爲褻褻，意其熏習于父兄師友者，至澁，居久之，公復示予所著文，則其平生交游頗具，其中類皆謹篤明粹之士，竊以前所以意公復者不謬，旣而次其

伯兄長儒行狀。屬予文其墓道之石。予受而卒業。則又未嘗不歎公復所以得致師友之助者。非偶然也。案狀曰。伯兄諱慤。字長儒。先世世居山東濰縣。曾祖父文學府君。諱有極。祖父文學府君。諱瑚。考主簿府君。諱承休。母張孺人。妻姜氏。男子二。起震。起芳。起芳後爲諸生。女子一。壻某。女孫子四。歿于乾隆十一年十月八日。年三十有八。其明年三月八日。葬于吉士溝先考之墓側。兄志也。夢周少也。孤不及事吾父。依母依兄。至于成人。父歿時。兄年二十有四。仲叔暨夢周皆弱小。家貧多故。吾母居常鬱鬱。兄外則輯睦鄉鄰。入侍母奉養。周備視母所欲。力致之。無缺乏。母嘗語夢周曰。吾閔汝兄艱。所致物卽甚稱吾意。吾每不欲言。恐其常繼也。又語夢周。汝幼

患痘疾瀕危。汝兄向吾述醫者言。謂必無患。及汝病良已。以情告。則已涕泣不食三日矣。夢周自七歲入家塾。諸經皆兄口授。及夢周長。督夢周益勤。或惰廢。反覆告誡。述先人志事。繼以流涕。其教仲叔兩兄也亦然。今仲叔暨夢周稍克自振。頗見齒于士君子兄之德也。兄歿時。諸戚弔者哭之哀。或曰。是宜不長年。世有相友愛如此兄弟。而能久聚者乎。蓋憤言之也。迄今且二十年。族黨諸老人述兄往事。未嘗不揮涕狀之大略如此。烏呼。公復故以賢子獨惜長儒。躬粹美之質。敦飭人紀。顧不獲大其施。風厲末俗。中道夭折。以歿爲重。可悲也。予又何能已于言邪。

常州知府黃君墓表

常州知府黃君旣歿二十三年其子光理光琮始克葬君于其鄉小港之原又逾年以書告于紹升屬爲文以表于其墓紹升年二十餘初自奮于學誦黃君之言因以識黃君之志黃君之言曰善人君子不可絕于世如嘉種焉生人之命所恃以立也烏呼豈不然哉黃君不幸早卽世而其時所謂善人君子者迄于今亦零落殆盡矣可悲也夫黃君諱永年字靜山自號崧甫世爲江西廣昌人雍正六年舉孝廉方正不就乾隆元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至郎中君故好學以文章自名平居未嘗廢書及官刑曹則矻矻治案牘于諸疑獄多所平反一日有廣東客謁私第闢者以名聞弗識也及見遽伏地叩頭謝仰而言曰某頃以某事陷冤獄非公則久

入鬼錄矣。徐出一盒珠獻之。曰：謝公大德，君變色。曰：嘻！我爲刑官，據法出無辜，職爾何比于汝？而乃汙我爲客，大慚。內珠袖中，遂巡去。旣公卿交章以御史薦，時宣城知縣段雲翮以迂謹失上官意，會有築城之役，委它官代治之。雲翮故勤民，民愛戴之，民間訛傳雲翮被劾，且受代相率罷市，闕于府堂。巡撫以變聞，坐雲翮指使辜。

上以御史言，命君往鞠之。但請以雲翮改教官，諸囚竝減。十年拜平涼知府，以親老，辭。改知鎮江，歲餘，又改常州。君爲政寬重有體，尤盡心溝渠之利。在常州，濬德勝、澡港，溉田二十餘萬畝。行部所至，必咨訪高才，尊禮有德事。上官未嘗屈節，總督黃文襄初至江南，知府以下迎者俱道旁，跪君獨長。

揖而已。後黃以閔兵至常州，供具頗約省，黃弗善也。尋以它事奏罷君，待讞于蘇州。日閉門課文史，焚香默坐，泊如也。十六年夏六月，遇疾卒。年五十有三。巡撫雅公知其貧，欲令屬官各致賻，或以告光。理曰：「此豈先人志邪？」辭之。喪之歸也，費皆出門人。陳道云：「初君在京師，與同朝賢士大夫砥厲志節。一日，大學士鄂文端與寧化雷貫一燕語，論當世人才。貫一因道君之爲人，文端以是知君。君爲曹官，得稍行其志者，文端力也。文端歿，君竟以黜歿，而諸公亦相繼謝世。晚進之士，其風氣稍殊矣。子不獲生君之時，與諸公一發其中之所藏也。予能無感乎？」君舉鄉試出。大人之門平生書疏往還頗密，商確問學氣誼浹至。紹升嘗竊聞之，又嘗與光琮相

處久得備聞君遺事。因揭其大者著于篇。使後之論世者徵焉。

墓志一

縣學生黃君墓志銘

蘇州府治齊門內有地名沙河。唐土曠人居少。邑中貧者。或不克葬。輒委棺焉。歲久木腐骸露。出狗析而食之。旣盈三四里。羸棺至數千。邑人黃君過而哀之。倡于眾。集金四百。買地橫山之麓。舉而瘞之。腐者以版傅。或盛以罍。得三千有奇。請僧誦佛經。施瑜伽法食而遣之。半歲而工竟。其事者李君蕙。初沈君浴鯨。而予亦與焉。時爲乾隆四十年。逾年而君遽卒。越五年將葬。諸孤述君行事。乞予銘其墓。君諱林。字協周。世

居蘇之長洲縣。今分隸元和。少事親孝。母病爲壇禱北斗。求
以身代。積四十九日。方假寐。忽聞異香。幡幢蔽空下。中擁神
人如世所肖。道姆狀。名呼君曰林爾。誠孝。柰爾母數盡。何君
搏穎求哀。神人乃曰。憐爾孝心。當延爾母數旬。爾已而果然。
性慈仁。持不殺戒。教授生徒。輒盡力。有以急告者。無弗應也。
年四十餘。始補諸生。卒年四十八。妻汪孺人。子二人。長堃。府
學生。次敬敷。孫一人。和萬。君卒之年。沈君亦卒。先是予開近
取堂。周里中孤寡之窮乏者。君與沈君實助之。自兩君之卒。
而能助予者少矣。豈獨君所侶。莫爲之繼而已乎。悲夫。爲之
銘。庶其有繼之者。銘曰。

德韜于躬。體寧其封。以游乎無窮。

恩授修職郎府學生任君墓志銘

君諱德成字象元先世居魯之任城後遷于蜀趙宋時有諱盡言者通判平江其子孫始家于吳又十世至

本朝諱大任者居吳江之桐里篤于儒行子夢乾縣學生是爲君考君生時母朱太孺人夢神人授以蓮實曰此善果也已而免身故命以德成而字象元焉君幼而端重旣長補府學生好讀先儒書奉朱子白鹿洞規檢攝言動括摩氣習內養日充因集自漢迄明先哲格言與洞規相發者合爲一書曰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愾居鄉勤于施濟里置社倉首捐米百石以倡勸鄉塾以造士濬萬頃江達之太湖有司以聞賜八品章服年饑設粥食餓者鄉人德之夕步于庭一

儉兒方逾垣下見君驚欲竄君徐語之曰毋恐子得無患餒乎吾以粟遺汝因手量一斛米與之戒之曰危哉慎勿更爲也其人叩頭謝去已而徧告其黨戒勿盜任氏頗聞于人人遂藉藉傳之然君故不以語人也嘗雇舟詣府治旣行有求附者舟人卻之君曰無傷也內之已而附者沓至載且滿君至虛所坐讓之雍正朝

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以君名上君固謝乃已應省試旣薦弗售遂棄科舉業乾隆三十七年君年八十有九矣其年十月得疾臨終語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此兩言者吾家世守之汝以此教人可矣遂吟邵子詩云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遂瞑君旣歿會

詔求遺書其家以君所著上之。宣付四庫館。子三人。長思謙。諸生。貢太學。次思和。次思敬。太學生。女子三人。袁桓。周元瑛。金延勳。其壻也。孫五人。曾孫十一人。元孫一人。以今四十六年正月壬午葬于西津之塋。銘曰。蓮之實香。以潔葆德。元心如結。白鹿規勤。補綴穀有。詒名不滅。神聽之銘斯穴。

○ 蔣君墓志銘

君諱大成。字師輅。先世自宜興遷蘇州。祖諱濟。選長洲縣學生。砥厲儒行。能文章。歿而祔祀文星書院。父諱嘉煇。吳縣學生。君生三歲而警。稍長。習卜筮。推人生命。洩窮通。休咎。輒驗。誦稗官小說數十萬言。導諸里黨。俾灼知善淫福禍之理。而

尤以護生爲急。時人疾痛，勸出錢贖放魚、鳥、螺、蛤之屬。歲輒
千萬事。母孝。中年一至淮安，渡夜忽念母，比曉遽買舟歸。自
是終母身不復出。嘗夜行，隴橋下。若有掖之者，曰：「起起，遂安
步而反。」一日遇逸馬于道，叱之，馬驚躍越肩脊，過道旁人皆
歎咤以爲奇。晚歲頗修淨業，及臥病，口占一詩多解脫語。又
三日而逝。時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日也。君娶沈氏，生子四。
棠、廷、綸、萱。蘭棠爲名諸生，與予習。以今四十九年四月朔葬
君于吳縣吳山之原，屬予志而銘之。銘曰：

昔有尊者證三昧，王不因眼觀而洞十方。是見非眼，是觀非
心。旋見循元照，徹古今。粵在孔門，若左若卜。述詩春秋，國語
是錄。君雖不逮，好善彌敦。流衍先澤，被爾後昆。回向靈山，淨

諸餘業何去何來。是法非法。風淒蒿里。月照幽宮。我勒斯銘。以覺羣矇。

秋士先生墓志銘

秋士先生之卒也。客外生張氏未逾月。遷殯于墓。越明年八月丁卯。始克安厥兆。其族子紹升爲之志。志曰。嗚呼先生之遇窮矣。人之弔先生者。未有不悲其窮者也。吾獨謂先生竹柏之性。有節有文。落其實。蓋季次原憲之流。采其英。亦元結孟郊之匹。吾未見先生之窮也。然先生終竟以窮歿。其窮者蓋狂且莫聞。其不窮者無涯矣。而又何悲焉。先生彭姓。續名其凝。字夏。字曰秋士。世爲蘇州長洲縣人。高祖諱行。先明季貢生。有高行。曾祖諱球。祖諱志求。父諱景駢。母吳氏。生母錢

氏妻龔氏先卒無子嗣子曰以成其卒以乾隆五十年正月
丙子年四十四墓在吳縣九龍塢之原銘曰
謂先生窮春艸其丰幽幽長松歸乎其宮

九日讀止非

二林居集卷十

終